

孟子論衡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三

□ 12

40

3



門曰  
號 40  
卷 3



歷引三言疏宥有致

孟子論文卷之三 據朱子集注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滕文公上

滕文公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彼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

孟子論文卷之三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此章以道一為重性善乃道一之所以然也看後半章正講堯舜可為可知孟子只望世子為堯舜則次節自重言必稱堯舜而推本於性善非以性善為主也細玩必字益明後儒見性字字眼大便宜管講起性來與孟子當日神情有何干涉○道即人所當由之路堯舜當由此路世子亦當由此路並無第二條路可由此故曰道一而已○滕文公上一篇井田學校以及堯舜治天下云云皆是解王道此一章乃下章問為國之緣起也故以稱堯舜為主○為善國即是為堯舜之實事蓋學問就本分上做方是不然則為空談性命而已○三引昔人之言峰巒矗立末引書言遙映筆有餘妍○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廩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禮記檀弓邾婁考公之喪注云考或為定是考與定相通考公所以為定公也春秋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謚文者後世不應犯同是知元公以行文德稱曰文公非本謚也同時魯文公見

於史記在世本乃云潞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謚不獨一滕君也○是時楚都於郢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回遠謂非迂道固謬謂一舉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道性善孟子千言萬語莫不原本性善之旨便是道性善不必做標榜性善二字以為口實○言必稱堯舜是以堯舜為表的也非以堯舜證性善唯性善故堯舜可為也○文公歸路再見孟子以其深信孟子前言於心不惑也孟子曰疑吾言乎蓋姑為此語以堅其信耳注謂不能無疑恐誤○成颺勇者彼字別指一勇者而言當時必有主名而今不可考○文王我師也亦文王可為之意矣此二句皆儀之語言文王我可以為師周公則其言的實非欺人者也儀之言蓋有斟酌以師待文王而友視周公其志亦嚶嚶然高矣若從舊解以上句為周公之言則周公於文王親為父子而以我師也言之却似疏視之孟子亦曰如取之莫若師文王蓋

後人景慕之詞自如此非稱親之語氣○引成觀  
等使其篤信勇往也末節瞑眩一語緊承此意注  
求卑近之說章內無可據○善國二字連讀或連  
讀為善二字誤○瞑眩頭目昏暈也治深痼之疾  
須以毒藥攻之使頭目昏暈方能拔去病根引書  
以徵其激叩憤勵不如上三子則不可以為善國  
也○序說既以七篇為孟子自撰至此忽云門人  
不能悉記其辭何也今通考七篇其文全出一手  
且指辭高妙非門人所能辨也○邪正災祥曲直  
之類皆從語音所便也如死生終始廢興牝牡雌  
雄臣主之類亦然程說先  
善後惡數句不講可也

滕定公薨章 一層作兩層格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  
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

盡字好自字尤妙可  
見責無旁貸休顧他  
人從違○此言自盡  
祇在盡禮皆是自家  
心中事

攔得詳盡正是翻得  
曲折亦正見異日感  
化之妙

此言盡禮尤須盡哀  
哀盡而人無不化

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

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

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

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

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

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

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歡粥面深墨

子五子命一  
卷三  
三

是在句煞得絕是誠句擔得起正要自盡也

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

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

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此章專以自盡為主下不可以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皆應自盡句○世子當大故問孟子而後

行事固欲自盡其心也然盡心先須盡禮禮不盡則心不盡盡禮尤須盡哀哀不盡即禮不盡而此

心缺然何以感人故知盡哀以盡禮皆在自盡其心中此原是一套內事而事有順逆即語分先後

行文真有一層化作兩層之法三年之喪禮何嘗無哀但只講得禮字要緊哀情猶未透發也及事

有掣肘再問而後痛發哀情亦豈在禮之外而哀以盡禮自能感動一切以是知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而向之所謂性善者真無不善矣夫一層化作

兩層文字乃有生發布局纔能寬綽而曲折頓跌

虛實照應間乃詡詡欲活矣○君薨一段按之論

語非一時之言又似別見此蓋聯綴孔子平素言

論成一片史記最多此法如伯夷傳類是也

不亦善乎流俗波靡之時世子不謀於父兄百官

獨能遣使來問故亟許之○齊疏之服齊是重服

通稱論語見齊衰者亦同喪服云斬衰裳苴經杖

苴者疏惡貌斬衰獨言苴齊衰以下不言苴則疏

之為斬明矣○三年也齊疏也餗粥也孟子必詳

說以告然友此文唯撮其目以揭之耳○魯滕先

君不行三年之喪就春秋考之魯隱公賢君喪中

會盟觀魚莊公文公喪中納幣宜公喪娶襄公喪

於經者也當時喪禮廢不但二國亦經傳可考以

出○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世子言素行不足，取信一旦欲行喪禮，父兄百官不我滿足，恐吾之於大事不能盡，故沮之也。○哀十三年左傳云：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語吳語云：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注引左傳云：墨，黑氣也。蓋心憂痛不舒，則色形於面，居喪哀戚之甚，故面上晦黑深重也。○是在世子此句與下是誠在我句正相應，皆主行三年之喪言，而盡哀之意自在其內。盡哀乃人子至情，在世子自不消說。○說文可部云：可，肯也。爾雅釋言云：肯，可也。始而云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至是乃肯謂曰：知心服而首肯之也。○觀禮者來自四方，非盡為弔而至，下弔者則同盟相恤之人也。○爾雅釋詁：悅，服也。弔者大悅言弔者大服也。孟子書悅字，當訓服者甚多，士則茲不悅，猶云茲不服也。悅與喜微有區別，如屋廬子喜，屋廬子悅，兩字不可互易。喜者因有間可問而喜也。悅者因既得其義而服也。○滕文公定三年之喪，毛西河因引高宗三年諒陰之制，謂此是商制，並非周制。其說大謬。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則明言三年

之喪不自商始，不自商始則不得言商制，蓋在春秋衰世，其禮有不可言者，故宰我有短喪之問，而子張且疑高宗為創見，即此可見。滕父兄百官所為，魯先君吾先君者，乃中葉壞禮之君，並非周公。滕叔之始，所由來者漸矣。西河乃謂周無此制，殊不知中庸所載三年之喪，達於天子者，非明明為周公之禮制乎。

民事不可緩章 兩大扇格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

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

侈，無不為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為國要重民事，民事莫先於播穀，播穀不外恒產。

禮下，帶伏世祿君子。

極言貢之不善以見助之善

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說到人倫明於上二句已引動新國氣象却不直接忽用斷住妙○有王者起二句却是新國後事倒裝在前奇橫

經最要緊田於此分即祿於此制畢竟分田更重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畝始經畝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經畝經畝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

統歸一路

頃得問

應前為國

先安頃數語養文勢

先反跌

次正說

即宜入下矣又將分田制祿所以然之故頃數語

理致俱備

實叙簡括

死徒以下一氣讀去  
方妙神注則字

亦宜入下矣乃又將井田好處先寫此一段情文

畝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

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

子矣

孟子文章大抵多跌宕雄奇獨此古穆端嚴如觀  
宗廟鼎彝所謂高文典冊合書禮考工記等篇哀  
而並有其長者也○一行助也前答其君專主議  
論後答其臣始鋪叙方略兩各不同然答君者前  
後皆言夏商周是議論中有叙事也答臣者前言  
治人養人者之相須後言鄉田同井者之相睦則  
又叙事中有議論也○禮下即世祿張本取民有  
制即行助張本是前已立有兩柱矣○開口即言  
民事民事者制其恒產是也乃必兼言世祿者蓋  
井田封建相為表裏自諸侯取民無制而其世祿

之家亦多效尤佔奪民利大概如貢法而又不止  
於什一故引龍子之言而極陳其弊夫行貢而其  
弊猶如此况又不止什一乎是以曰暴君汙吏必  
慢其經界也今欲行助則必取田仍與之民然實  
則用私助公分田即以制祿故必兼世祿言之至  
學校則王政之所必備者亦不得不并及也人倫  
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百姓親睦兩親字相應使  
人倫不明則箕帚詬啐即家庭尚多乖離况鄉田  
同井之偶俱者哉○前言取民鋪叙三代而申其  
名義後言學校亦然文格最齊整○乃於整齊之  
中忽夾入世祿滕固行之句又夾入公田之詩筆  
勢兔起鶻落始不板鋪直叙○自請野至敢治私  
事皆鋪叙方略乃於中又必將井田之美先叙在  
上然後說及井田制度法亦不板且死徒無出鄉  
句與相友相助相扶持一例乃於中夾入鄉田同  
井句以申釋上下文義格法極新變○所以別野  
人句由上公事畢二句來隨叙隨論且與上君子  
野人遠相照應有東海霞起遙映赤城之妙○在  
君與子句總結告君告  
臣兩段格局極嚴整



民事不可緩也。劈頭一句大意總歸宿於此。下文引詩叙民自急其事如此，以証君於民不可緩之意。周公豳詩無逸之作，亦皆不可緩三字蔽之。○于爰也，指其處之辭，不當訓往，且不帶取意。茅字活，乃取茅也。取茅謂之茅，猶搏貉謂之貉也。○有恒產無恒產之有無，君使之有無，有恒心無恒心之有無，民自有無之。○焉有二字，蒙到可為也。○恭儉禮下，句絕，謂以恭儉待下也。取於民有制，則恭儉之推也。注恐乖。○為富不仁二句，孟子引意蓋在欲先忘為富之心，以為仁也。其實則仁者終併有富而富者不特不仁，而富亦終失之。然而有意於為富以為仁，則其為仁也，即為富矣。故欲先忘為富以為仁也。○夏后氏五十而貢，節三代田賦名雖異，其實皆同，不但賦法同，而地之廣狹亦同矣。禹貢五服，方各五千里，而周禮九畿，方各一萬里，同一中國，而地相倍如此者，蓋以古今尺有長短，夏之五十畝，即為周之百畝，可推矣。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績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陞，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而禹則

自言濬畝澮距川，然則周之疆理為禹之遺法也。明矣。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其間有川有澮，有洫有溝，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无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舜之巡狩，同律度量衡，武王之有天下，首謹權量，故大傳云：聖人治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易服色，皆得與民變革者也。既可變革，則三代尺步之不同，又何疑焉？蔡邕云：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為百一十二分，周以為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分之為五十六，與六十分之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為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為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為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畝，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

夫如是則溝洫川澮皆不必更獨更其畝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數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而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趙注耕百畝者徹取十畝者以為賦徹猶人徹取物也賈氏匠氏疏引之孔氏公劉疏云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為軍國之糧是亦以徹為取以他處徹俎徹樂類證之皆是收取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煩更增一解似徹取之義尤為了當○說者或謂貢法什一助法九一則與孟子之文不合矣蓋殷人助法一井九百畝八家各私百畝其中百畝為公田分公田二十畝為廬舍之地八家各得二畝半毛詩信南山篇中田有廬即此也是助法亦為什一至周則變助而為徹以九百畝分授九家一夫歲耕百畝上取十畝為稅俟收穫之時命有司巡行田野就百畝之中任指十畝徹而取之故謂之徹此徹字即以雍徹之徹祭畢而徹去之耕畢而徹取之其義一也蓋什一而稅百王所同夏之貢法至為簡易然年有豐凶而額無增減則凶年獨在民而豐年常在君矣殷監於夏而變通之公者自公私者自私則年之上下君

民所同無病於民然其弊也民必盡力於私田而公田或不治故周又監於殷而變通之百畝之中亦以十畝為公田而不豫定其孰為公孰為私至臨時徹而取之則民自無從歧視矣此貢助徹之所以遞變也然則下文所謂九一而助者何也此孟子為滕文公所定之助法非殷人之助也夫二猶不足魯哀公已云爾矣況至戰國乎孟子因時制宜使國中用什一之法而野用九一之法所謂九一而助者以九一行助法蓋其中百畝皆屬于公不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助本什一茲則九一猶是助也而非什一也說者乃謂殷人助法本如是失之甚矣○本文釋徹助字義而獨不及貢者蓋遺以待下文之言也○龍子語止不善於貢以下孟子解之○貢法蓋以數年之通定田之上下立之中數譬豐年三百凶年一百者以二百為定數而以其二十為稅豐凶不增減上之所取常均而下有苦樂之異也然夏因遊豫而補助之則未必有其弊但戰國諸侯重斂培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益托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粒米狼戾

言米之粒不愛恤而縱橫於地也。○必取盈焉此取字甚輕左氏多例如祗取誣焉是也。不可拘上取字只言取其盈數也。○盼盼然音義曰盼說文五禮切亦四莫切丁作肝肝許乙切盼字說文云恨視貌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為訓趙本作肝不作盼也說文肝蠻布也月振也肝有古通用肝肝猶屑屑方言云屑屑不安也。○稱貸而益之稱貸以利息貸之也漢書食貨志亡者取倍稱之息注云稱舉也今俗謂之舉錢蓋官貸之待明年秋成令出息以償之是名在假貸而實增賦也。○兩我公田二句上有曾孫祈年故受以是句曰是兩天之所以祐曾孫而我亦蒙其餘澤云爾注以為願辭不當。○惟字要認得清曰惟助有之可見貢法固無公田即徹法亦無公田矣雖字亦字要看得活曰雖周亦助可見周之本非助矣一部周禮既無公田字而匠人謂九夫為井蓋八家同井者殷之助也九夫為井者周之徹也其制本不同徹既無公田之名而詩所以有公田二句者蓋以公田名色流傳自殷人所耳熟又九夫之田公私分收則此田固不可指何者為公而亦豈盡謂之私乎一

田兩名故一兩兩祝是詩人語言之妙孟子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乃斷章取意之法蓋明其原未嘗背周以決文公行助之心也。○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是夏制已有公田之名與孟子不合何也蓋方夏之時禹平水土盡力溝洫而後成其為田天下之田皆公田也民為之耕而貢其十之一焉自上言之則此一者民所貢也自下言之則其十者皆君之餘也至殷人為助法則公田之外皆私田矣至周人為徹法則無公田矣然而曰兩我公田者徹法本從助法而變通之雖臨時徹取不先定其孰為公私而百畝之中要有十畝是公田故公田之名在周初不廢也蓋夏制有公無私殷制有公有私周制寓公於私逮及嬴秦決裂阡陌井田遺制蕩然無存而民各私其田矣王莽更名天下田為王田不得買賣而適以致亂豈非古今之異勢乎。○設為庠序學校以理揆之滕本僅有國中大小學為君世子卿大夫適子肄業之所如王制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者是也孟子勸其復設鄉學故兼及之。○夏時惟鄉有校耳至州序黨庠未有也殷則不惟鄉有校并州亦有

序矣。至黨庠猶未有也。周乃兼用之。鄉立之。校州立之。序而黨又立之。庠焉。蓋鄉學於是而始。大備也。黨庠與民最親。故群田間之子弟而教以本行。主於上齒尊長。義取於養者。以此也。鄉校則於國為近。故總於德行道藝三物之教。其法綦詳。義取於教者。以此也。州序則自黨而升。介於庠校之間。賓興之典。實行於序。而一以射觀之。攷儀禮可見。故教以禮樂容節。而以射為義。蓋黨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加。備事日起。而有功也。庠者數句。語意當云。庠以養為義者也。校以教為義者也。序以射為義者也。初設於夏者。曰校。漸增於殷者。曰序。大備於周者。曰庠。是三代之鄉學不同矣。若國學則無有不同者也。○先王之教。其理無不全。而學之必有次序。庠之教。以上齒尊長也。序之教。以禮樂容節也。校之教。以德行道藝也。雖其事不出於人倫之外。而學之方必循循乎由易以及難。由偏以及全焉。若不問其年之長幼。學之淺深。而概以大者全者語之。豈先王樂育曲成之意乎。○其命維新。句。命謂天之眷顧富祐也。非指王者受命之謂。○子力行之。前篇

稱文公曰。君此稱子。蓋無義例。注為新立未踰年之稱。然則定三年之喪。衡決不通。○必自經界始。經亦界也。經界即阡陌之謂也。漢書食貨志。高君壞井田。開阡陌。開者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阡陌田間之道也。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夫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

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井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之微意於此盡矣按周顯王十九年秦始皇廢井田開阡陌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及四十八年齊人築薛而孟子在滕距高君之卒已十有八年矣是時阡陌既開唯是商君之法或止及西陸滕以五十里僻處一隅井田形勢未盡決裂此孟子所謂仁政必自經界始者是也○穀祿不平穀謂民之所納祿謂臣之所受○將為君子二句兩將字注以亦字貼之趙注為有也蓋為有一聲之轉梁惠王篇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說苑引作善推其所為而已詩大雅婦有長舌大戴記本命注作婦為長舌是有為二字古相通也○請野請字貫到餘夫二十五畝止孟子今為滕國斟酌三代立制故曰請請字須着服○九一而助句八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通公私之率無異家別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百一十二

畝半抽其一十二畝半則於九分之中而稅其一分正合九一之旨○注以此節野字為都鄙之地國中為鄉遂之地未是周官野字有對邑城言者凡曰國野郊野者是也有專言萊地者凡曰田野澤野者是也有別于國都而言六鄉六遂者鄉師遂人等職所言者是也有別於六鄉而專言六遂及甸稍者縣師遂人等職所言者是也是無有別於鄉遂而專言都鄙者周官凡言國中對郊言之則謂都城以內如載師司市所言者是也對野言之則謂郊關以內如鄉大夫遺人所言者是也亦無有專言鄉遂者况滕地截長補短不過五十里安能備鄉遂都鄙之制乎此節野字對國中言自當如鄉大夫之職謂是郊門以外也惟是郭門以內多是園廛涂巷城垣宮室其地不便井授故欲其參用貢法耳○前注以通力而作為徹之義此又似以兼用貢助為徹之義二說不相容○卿以下必有圭田節荀子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然則士大夫之子孫其不能嗣為士大夫者即授之田正與餘夫一例舊解以圭為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縱

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能成井者不能成井則五十畝為一畦畦之數又即由圭形而稱焉者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集解引徐廣云一畦二十五畝文選注引劉熙注病於夏畦云今俗以二十五畝亦即蒙上圭田而言○父未老而子既長亦是餘夫雖一子且然况多子乎何必云弟所謂妻子在口數者特指其幼弱耳注非○死徒無出鄉節是贊井田之善處○死謂丁夫死也民有死者而其家不他之世世居一鄉永無流亡之憂耳乃纔與徒作對若墓之遠近何干王政注不是○鄉只是鄉里不可作鄉遂之鄉看○方里而井四句即前請野九一而助裏面事此正所謂止經界也然則井田之法必方乎蓋不然矣二程子謂不必盡寬平可以畫方只要用算法折計授民張子謂假饒地有寬狹尖斜先就得井地處為井不能成就處或五七夫三四夫一夫即不成一夫亦可計百畝之數授之是則稍寬處當如張子說極

尖斜當如程子說蓋方是法不是形古之九數第一曰方田以其事最重而算亦最難故為第一若其田果方則執度以往足矣安用算乎如今之法橫五尺縱五尺謂之一步何嘗不方橫七丈七尺五寸縱亦如之謂之一畝何嘗不方究其所謂方者乃以東西并折半南北并折半如東十弓西二十弓則折作東西各十五是也南北亦然而以縱與廣交乘之算方而田不方故謂之方田也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者以為例耳如天子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而周畿內自陝而入河南其地斜長而曲以開方法計之則西都約方八百里八八六百四十東都約方六百里六六三百六十總計之得方千里耳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古人所謂方者大約如此漢儒溝洫之圖只是畫個硬局與棋枰相似其實天下安有此地哉○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三句見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孟子於齊梁言王政止及授田宅桑畜養孝弟乃大略中之大略也今於滕獨舉井田原委意義得失分劃美利制度無不詳悉備陳且及世祿之相因學校之并設未嘗不詳也然而猶曰略

者蓋更改予奪畫井分野因地因人因時各制其宜實有一邊行一邊調劑原不能一時即知之而即言

許行章 四大段格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

孟子稱堯舜他偏為神農以歷堯舜此便是亂滕主意

二人來滕一假一真兩相對射叙次絕妙其首句俱是特筆因後並耕之說倍帥之速故先用神農陳良二語埋下根由此左國之妙也

祇就許子本身所不問漸答令他馬脚盡露出來然後乘機跌入極忙時偏作極閒之筆孟子文最是此等處養局入妙

連作詩問步步攻擊用三何字如追強寇不盡不休

餼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

此尚是空論道理，以下再証以實事。

隨說隨結，精神不至，汗漫作大文字，不可。

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  
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  
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  
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  
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  
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不知此法，上段以益陪禹，此又以稷陪契，輕重參差不同，而文法對待，結應分明，竟似兩小扇文，而又絕不板重，故妙。

此又將散叙數層作一總頓，見堯舜之用心絕大，全不在耕上，亦是迴繳之法。

待而文法錯綜，忽一議論，作過警動異，常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莫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起語突兀搖撼不定最是奇峰

孔子弟子都不倍師其真篤之情一層進一層至曾子而極故後以異于曾子然住而諸賢已包裏許矣

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陡然翻入雷轟電掣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贊語妙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極贊又妙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更為不倍之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又一番借喻。尤見醒快。

出幽遷喬下即可接。子之學二句却又夾魯頃一段以周公句作擊宕是進一步法。

以上關並耕責倍師正意至此盡矣以下另生波瀾在陳相為救窮之術在文章為換氣之法於山窮水盡處特開一境界矣

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此篇分四大段。看有為神農起至通義也為第一段。此段是頭當堯之時起至不用子耕耳句為第一

二段此段是腹吾聞用夏起至不善變矣句為第  
 三段此段是腰從許子之道起至末為第四段此  
 段是尾第一段因其言並耕而就其言逐層辨駁  
 筆筆用轉總言百工不可耕且為則治天下尤不  
 可耕且為唱出大人之事在勞心為通篇大意  
 第二段歷叙古聖人之勞心明其不得耕不暇耕  
 而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以下又用複筆反覆推論  
 其用心以得人為大不在於耕此段推得極開而  
 段段結到耕上收得又極緊第三段文勢至此忽  
 斷而隨接出陳良楚產句應前陳良之徒句引聖  
 門諸賢之事師以責陳相倍師又為幽谷喬木之  
 喻以曉之此段筆筆有將賈陪主之法第四段因  
 陳相又舉許行市價不二之說以為辭故復就其  
 言以駁之從許子之道三句語雖單指齊物而意  
 實雙縮並耕以齊物之論即並耕之論也此段有  
 筆筆用疊句法○此是一篇大落墨文字汪洋浩  
 澹踔厲雄奇真是前無古後無今後世大家能得  
 其似者獨昌黎耳髯蘇氣雖充而豪邁有餘精銳  
 不足况其餘乎○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與陳良  
 之徒陳相兩提筆便有下文無數文字在內遂為

後世史法之祖○未聞道也悅周公仲尼之道非  
 先王之道從許子之道四道字相呼應○孟子數  
 問總要叫他自已說出一個易字來及已說出以  
 粟易之又問其奚不自為逼出他害於耕一答來  
 蓋害即厲可見不易則相厲而易則無所厲矣此  
 正針鋒相對其意已足乃又因食想出釜鬻因種  
 粟想出鐵總欲多其說以為難耳而文字遂於參  
 差歷落中見整齊以粟易械器不為厲陶冶二句  
 即從他易字翻駁他厲字詞意何等駁厲文勢何  
 等犀利然此數句亦即如許子奚為不自織之一  
 問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句亦即如害於耕之一  
 答實與衣冠做兩段乃詞語多寡一氣吐瀉又似  
 另寫是整齊中又參差也○上二句已辨駁倒矣  
 乃又入且許子何不為數語忽又詰問一連下三  
 何字并不覺鋪排止覺迅疾令人無躲閃處○此  
 是一頭兩脚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作一頭  
 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至害於耕作一脚許子以  
 釜鬻以鐵耕乎至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作一脚然此兩脚層遞而下非板對也以粟易械  
 器者四句空中一擊然後接許子何不云云乃文

章連者。斷之。斷者連之。之妙。然則治天下。一折  
 緊甚。不持安頓。二語。忽又轉入前意。以下又用泛  
 筆。以舒之。緩急相受。極妙。文情。○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二句。言理不必兼。故曰。或勞心。以下即  
 此意。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勢不能兼。惟勢不能  
 兼。故理不必兼。○此段文字。跌宕生動。矯變離奇。  
 忽如山峰開嶂。如江濤轟波。忽如游龍戲海。忽  
 如駿馬兜韉。杜子美賦。所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  
 之水。皆立。真奇文也。大文也。雄文也。快文也。○當  
 竟之時。以下文字。極大鋪排。長江巨河。一瀉千里。  
 視前。又是一樣文法。○然後中國句。已遮到。教稼  
 恐文氣拖沓。故亟收住。而下文。教稼。明倫。另作一  
 番收煞。○前段以厲字。易字。做眼目。此段以數憂  
 字。與用心字。做眼目。○當竟之時。至而暇耕乎。是  
 不暇耕。以事勢。竟以不得。舜為己憂。至不用於  
 耕耳。是不必耕。以事理。言然不截。然畫開。竟以不  
 得。舜四句。只似結上。而不知其暗以生下。一片無  
 迹。此皆所謂文斷而意連。令人於無字句處。可會  
 乃行文之至妙者也。○前言堯舜。而及禹。益。后稷。  
 契。下止言禹。而不及益。與稷。契。却入一前。并不言

及之。皋陶。大家疎疎落落。正不在此。瑣瑣之頂針  
 也。○以惠忠。陪仁。以與人。天下陪。天下得人。皆賓  
 主法。孟文多。此筆。○責陳相倍。師一段文字。悠揚  
 舒徐。又是一調。○以變字起端。以變字結住。兩言  
 吾聞。未聞前後相應。是此段章法。○關並耕。責倍  
 師。兩意。分輕重。故文勢有長短。然彼引堯舜之事。  
 又引孔子之言。此亦引孔子之事。又引魯頌之言。  
 乃無不相配處。不然則太偏枯矣。○關並耕。責倍  
 師。處浪濤洶湧。極滔天之奇觀。未尾市價不二云。  
 云。又一小波瀾。亦復有餘勢。孟文往往不竭如此。  
 蓋文貴有超然之趣。詳盡與聯絡。皆病也。詳盡則  
 無意到筆不到之妙。聯絡則無入不言出不辭之  
 意。落筆能於此等處留心。則文自入超然之境。○  
 並耕是齊人。同賈是齊物。總是老莊學問。○陳相  
 言無偽。而孟子言其正是。率民為偽。亦是對面作  
 翻。與前文一樣。○妙在即借相言。履大小同句。作  
 駁。恰與捆屨前後互映。前講並耕。止言治天下者  
 不並耕。而獲殮者不可為治之語。尚未之及。今於  
 齊賈處。却以惡能治國家。斷結住。是不  
 止結齊賈一事也。觀此一句。筆力千鈞。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為字有春秋筆法許行並耕之說託之于神農之言便荒遠而無稽故孟子則舉其實而可徵者闢之如言堯言舜言伯益言禹言稷言契言皋陶歷引種種諸人都是為神農二字對針蓋彼之所託者在無據之神農孟子所引者皆堯舜以來可信之實事此即刪書斷自唐虞之旨也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遷當作班固見漢書藝文志○聞君行仁政井地之法固仁政然此汎言不專指一事○屨邑居之小舍非市宅亦非農氏所受五畝之宅氓無田之民也受屨為氓許行之辭已文公與之處是授田及宅也下文種粟而食可證則捆織為食是其徒之事非許行也○捆屨捆捆同織也但比織用力為苦束之引之使緊密也非扣椽之義詩大雅室家之壺鄭箋壺之言捆也孔疏云捆逼而密綴也○耒耜是二物耒曲耜直易曰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是也注以為一物非○誠賢君也猶云有賢君之質惡得賢暗譏孟子之教不是以致不能為賢君○許子衣褐褐解見于公孫丑上篇褐寬博下○甑七穿而小甑一穿而大○且許子何至用之十八字作

一句何不二字貫下○舍字注以止訓止猶唯也戰國策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舍字與此同○路與露古通用露贏也管子四時篇云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或勞心或勞力古語蓋唯六字矣勞心者以下孟子解釋之言○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何也蓋蕩蕩懷襄之世藏山于澤環澤皆山山澤不廓清則水道不出而水不可得而治也而此山澤者固盡為草木之所蔽而此草木者又多為禽獸之所依聚而殲之有非燎原之一炬不可者也趙注火官名蓋即火正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亦此官但左傳明言闕伯為堯火正當時未嘗無官舜以山澤之任非闕伯所能勝而特命益攝之故曰掌猶曰掌火官也然則掌火於洪水未治以前凡此草木禽獸益既能殺之作虞於洪水既平而後即此草木禽獸益又能生之其斯為聖人通變之智也歟○江淮河濟是為四瀆謂其皆能專達於海也河濟在北江淮在南曰疏九河瀾濟潔而注諸海此禹治北條之河濟二瀆也疏九河所以治河也瀾濟潔所以治濟也潔者濟之支流交於河者也故禹

貢曰浮於濟深達於河注諸海向雙承河濟而言也○九河黃河入海之支流禹疏之以殺橫流之勢者今皆不可考大抵河有九河猶江有九江古者數多輒稱九後世附會為名難盡據也○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禹治南條之江淮二瀆也排淮泗而注之江說者不得其解或以為誤或以為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偽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迂回海運古無是法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為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說文曰排擠也一曰推也蓋析之使開之義然則孟子云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也水經注淮水與肥水泄水合泄水注濡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水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人撓魏亦必由此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鎮淮樓蓋肥合於淮淮水盛則被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証

孫叔敖時開芍坡當因舊跡為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同出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梁韋廉瓘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流斷然巢湖之水夏間猶達合肥古跡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為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淮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流與江通之證矣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溯施泄肥水之流通淮達於荷澤荷澤合泗泗之流故云達于淮泗從此達河則至禹都矣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溝通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盛夏水漲則逕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故宋以前淮流不為洪澤湖之患○趙注五穀為稻黍稷麥菽○人之為道也言人之為道如此也為有一聲之轉此發句也荀子多例○聖人兼說堯舜為是其實堯之所舉唯舜矣若禹稷益契皆舜之所舉故下文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也然堯舜本是一體故孟子混說之下聖人亦同○父子有親以下五有字兼固有保有二意固有所謂達道是也保有所謂五教是也言因其固有而保

有之勿失也。○放勳曰云云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音義曰曰丁音駟或作曰誤路史陶唐紀曰拚契司徒教以人倫于日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亦讀曰為日趙注又不以為堯之言則今讀曰為越者誤也。○勞之五句蓋古經之遺言句句用韻來反聲風雅多例。○又從而振德之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使自得之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自明其德也恐其始勤終怠故又從而振之使之鼓舞而不倦也此德字指民言不指上言振德之與督過之同文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三節言堯舜大人也大人則為大人之事而已當日堯舜只以得人為急而耕非堯舜之事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是養邊事教人以善謂之忠是教邊事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則教養皆在其中矣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凡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故其難易如此。○有天下而不與焉既為天下得人恭己而正南面此舜之德度也委任名賢而已不干預故稱之曰君哉。○子貢反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還次於墓所也。○江漢以濯秋

陽以暴只是極言夫子道大德盛難以形容纔欲摹擬彷彿即足為潔白之累蓋甚言以有若為似夫子而事之萬萬不可非以此喻其道比其德也。○江漢取水之多且潔秋陽取夏日之烈尤可致鵠潔周之秋即夏之五六月也注秋日燥烈若作夏令之秋解者蓋孟子雖際衰周天命未改七篇所言皆周正也春秋時晉獨用夏正見左氏傳戰國魏分自晉故亦用夏正見竹書紀年孟子遊梁其通國中正用夏正也而對襄王七八月之間旱仍以周正言則離婁章所言歲十一月十二月者亦顯係周正乃朱子於彼皆明注之於此則混言之曾子獨非周人而舉夏令耶。○詩序云闕官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止陳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未暇序及周公所謂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績孫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

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  
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也說又見于滕文  
公下篇○賈相若注殊憤憤許子之意欲令上下  
所用之物一齊無差等也使上之所衣與下不同  
別用美使上之食與下同不別用精凡物皆然則  
諸所鬻唯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物之  
情也情猶素也實也○音義曰莛丁音師云從竹  
下徙又音灑史記作倍灑徐廣云一作五倍曰莛  
莛字說文所無竹下徙說文訓莛篥竹器也莛通  
篥篥說文竹器可以取籥去細篥亦作灑爾雅釋  
樂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離亦麗也麗者連也  
蓋五絃相麗則離也由琴之五絃五倍之為二十  
五絃而為灑以其數五五而稱灑故凡五倍即通  
稱為灑灑通篥又通於莛作莛則傳寫之偽也

墨者夷之章 通篇五層傳述格

○書○法 ○過○脈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藏過徐辟

省得妙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又不即見生出文情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

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

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

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

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

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

即葬親之厚。破其從  
墨之非。其言既真切  
易入。而貴賤兩字。掀  
翻奇闢。尤能使人無  
可躲閃處。

既接儒而入于墨。復  
推墨而附于儒。為此  
兩救之辭。

偏從不葬說起。此高  
一層落筆法也。

分明將一個仁人孝子安在夷之身上矣故其言易感而其教易入

蠅蚋姑嘖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於○序○事○中○怨○夾○議  
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論○直○指○其○情○刺○入○肺○腑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婉○曲○最○警○切○最○沉○痛

此亦辨論異端之文。昌黎送文暢序祖此。此章道理極正。而用意極曲。措辭亦極婉。其開發人良心處。不深言而自省。是一篇極安詳文字。豈以為非是而不貴。則是以所賤事親實嘉其意。而故斥其非。竟叫夷之無措口處。且天之生物。又出一峰巒。倍增起伏宕跌之妙。夷之之葬其親。厚明是天良發見。不安於墨者之薄也。而孟子却從并不葬其親之時。其情其景。娓娓說來。使人心頭眼底。不跳自動。讀至孝子仁人之掩親。必有其道。含蓄不露。墨者之非道。顯然見矣。可謂筆端有舌。味。孟子文詞。瀾縱橫鋒穎犀利。而中實具此三者。

所以為千古至文。即如此章。夷子思以易天下。四句豈以為一跌然而一轉。則是一接如綠波淪漪。可愛所謂輕盈也。夫夷子信以為二句。陡然直下。所謂飄忽也。掩之誠是也。三句。明是厚葬意。却用此含蓄使人於言外游咏得之。所謂淡永也。○孟子此文最善於記事。見梁襄王只記出語人曰四字。將許多問答。盡作追述之詞。所謂化板為活也。此章孟子與夷之並未相見。許多論難之言。只是徐子以告夷子。徐子以告孟子。徐子以告夷之。數筆便空靈之至。記事極有章法。綫索。吾固願見今吾尚病。固字尚字相照。可味。前日來欲見。以病故未果。今日來辱疾。尚未愈云爾。○夷之不來。不勿也。毋也。○吾今則可以見矣。言病既愈也。○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句法與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相似。○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十一字共作一句。道猶言也。○施由親始。則厚葬亦愛人之厚也。非始私於親。此句所以自解也。○彼有取爾也。離婁曰。所惡勿施。爾也。據是則爾字助語。不宜訓然。○且天之生物也。三句。古來無明解。總因忘却故字耳。夫夷子至罪也。是單駁愛



無差等句且天之生物三句則又雙駁愛無差等  
 施由親始二句也語意若曰且夷子既曰愛無差  
 等而又曰施由親始者我知其故矣蓋天下人之  
 行事皆由親以及疎皆以親為本皆一本也若夷  
 子之行事則既以親為本故曰施由親始也又以  
 無親疎無厚薄為本故曰愛無差等也若非二本  
 何為有是言哉○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  
 葬之中野易但云古者不云上古此云上世乃上  
 古也故與易所言不同然二事相因自有薰裡之  
 掩遂漸成衣薪葬野之世○螻蛄短翅四足穴土  
 而居至夜則鳴聲如蚯蚓本草一名天蠶一名仙  
 姑○嘬口就而齧物也蠅蚋之食物嘴刺而吮焉  
 故曰嘬也曲禮毋嘬炙當參考蠅蚋固攢食者但  
 嘬字無攢意已○其類有此二句正是正不識不知  
 良心發出處若稍涉情識便非上世光景非為人  
 訛言非他人見我棄親如此而發愧也乃吾心自  
 然不忍達之面則訛達之目則睨耳非為人正見  
 是天○反薰裡言盛土於薰裡反以埋之也○命  
 之矣之是也與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之命之同故  
 趙注云猶曰受教矣○史記孟荀列傳蓋墨翟宋

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韓非子謂儒  
 之後分為八墨之後離為三自墨子之死也有相  
 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夫七篇  
 皆孟子所自作章首直提墨者夷之便有距墨之  
 意而重與論治喪一節何也蓋墨子以薄親為道  
 其葬埋之法有曰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  
 足以覆惡而引堯葬鞏山之陰舜葬南己之市禹  
 葬會稽之山以證其說是即援儒入墨之漸貴儉  
 而并儉其親是率天下而入禽獸之路者自墨氏  
 始孟子一本二本之辨實實指出儒墨異同處來  
 關係世道人心不小而惜乎恍然若失者之僅有  
 一夷之也戰國墨道盛行殯皆從薄見有合于禮  
 者反以為踰克虞及門且有木若美然之問於  
 臧氏子乎何尤故讀七篇而知二氏之禍烈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滕文公下

陳代章 一頭兩扇格

陳代之見甚陋孟子所謂以利也

上面似斷不斷忽然開闢間作引觀至末方叙明古文斷續離合之妙如此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輕婉大則以王婉活輕淡小

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徑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引別事作起又是一格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急趕一步

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緊○跌○一○步○直○逼○到○無○可○說○處○乃○休○

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敘述此段甚有致

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

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

對喚生情

從賓位極力頓挫跌到主位又趕進一層直逼到水盡山窮乃住妙妙

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深一步作跌便醒而有力非其招尚且不往奈何不招而往御者未藝且羞枉已而况抱道君子孟子最善此陪法○文有翻身就轉之法機勢迅捷如鷲鳥之舉此篇如以利三句是也○文家有一步進一步法如山之嶺層出不窮非惟曲折抑且深遠此篇且志曰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且子過矣三番起伏遂覺尺幅間千百側峰橫嶺競秀爭奇○宜若可為亦可為與弗為也緊相呼應○志

士不忘二句孔子取之之詞孟子述之是倒裝法比而得禽獸二句孟子推御者之心是用代字法宜猶殆也說已見上篇○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為商鞅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畧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招虞人以旌虞掌山澤之官也不特苑囿且景公之田不必於苑囿○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如通作而詩小雅垂帶而厲箋云而如也此章兩如字俱作而字解是轉語詞萬章篇而居堯之居而主癰疽與痔人疥環皆同○禽是禽獸通稱○請復請辭並請之趙簡子也強而後可亦宜屬簡子○範我馳驅謂範其馳驅即詩所謂不失其馳是也勿講做範以馳驅○詭是詭隨之詭詭遇謂廢御者之法而適射者之意也遇字即下文比字偷合之義矣非謂與禽遇○如破謂如手持刃而劈破之也其易而不愆之甚耳○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即與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文意同○總注揚說寧道之不行句未釋蓋去就失義則吾既離於道豈復有可行之道於

我哉揚氏是語雖文中抑揚而遂不免  
析道與去就為兩項故不貼於本文

景春章

偏盡力一權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

○勞○頭○即○壓○

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

○入○得○輕○妙

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

寫得詳盡

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

○本○色○可○笑○又○可○憐○

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句○法○甚○重○攝○大○丈○夫○身○分○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止兩句便說得儀  
衍氣勢掀天揭地○景春方稱儀衍為大丈夫而

末節將大丈夫三字  
寫得暢快淋漓而在  
論儀衍却是反面  
此之謂有見大丈夫  
夫之難也

孟子却鄙之為妾婦方以儀衍之怒為有逆鱗而

便將一時縱橫人狐假虎威見不得人的一種技

倆直從隱微中揭出來真秦之照膽鏡也○此章

只是論儀衍非為大丈夫寫中正照也如開端言利

言仁義之類讀者不可看混○豈不誠是焉得此

之謂前後呼應甚緊○居天下之廣居三句是大

丈夫之本領得志二句是大丈夫之作用富貴不

能淫三句是大丈夫之力量此等人固非孔子孟不

能當也○以順為正妾婦之道言丈夫之不如何

况大丈夫是加倍譏貶筆筆有鋒鋌末節正言大

丈夫實際氣傲光昌讀之可生浩然之氣昌黎諍

臣論從此出

景春稱儀衍而不及蘇秦者秦時已為齊所殺也

○據儀禮士冠禮諸祝辭皆賓祝之非父命也士

昏禮亦殊不同此文然凡諸命皆出於父母之意

孟子據其本而言故專指父母其實非與冠昏二

也。○行與居立配當讀為行步之行廣居故居正位故立大道故行言各有當也下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上三者言

周霄章 大開大合格

意中先有難仕意

本明難仕却從急於仕說起

頓出則不敢以宴而理始明了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其粢盛夫

語在弔中意注難仕

四句禮文

反說醒添穢牲句更詳到

亦用反跌醒甚

遠接法

祇就喻意跌頓正意不言自見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周霄與陳代公孫丑萬章俱有不見諸侯之問然皆開門見山獨此遠遠從翻面說來無君則弔之已急假言也出疆何以必載質故問也若隱若現絕有情致○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此從反面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此從正面說相照作章法○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乃

承上逼出則不敢以宴句來非複說也○晉國亦  
仕國也四句四轉跌頓極有波折簡妙至此○至  
末方是正問正答惡不由其道句為一章之主○  
將不由其道中醜態先在喻意中說得極情盡致  
正面一點便醒○未嘗不欲仕收拾前數節惡不  
由其道解脫難仕一問中用一又字便一氣貫串  
○欲字頂上兩願字來惡字頂上賤字來言願言  
欲仕之所以急也言賤言惡仕之所以難也○上  
段諸侯耕助八句陪起惟士無田六句有將賓伴  
主法次段農夫豈為二句單言農夫而不言士有  
借賓明主法末段急仕之故與難仕之故於喻言  
中雙關到底有賓主夾寫法○大凡文字有正不  
能無奇正之所不能醒者得奇以濟之而正者以  
醒則奇者固奇而正者亦奇闢而驚人何為正文  
之本面為正何為奇文之反面對面旁面前面皆  
為奇或從反面跌入或從對面照出或從旁面觀  
來或從前面引入更有賓中主主中賓賓中賓主  
中主與一切埋伏迴應串插掩映分合斷續諸法  
非一二言所能盡總之四面八方紛紜交錯明攻  
暗逼無非曲曲為本面寫照也如此篇難仕為正

急仕翻面也則為奇古君子之仕前面對面也亦  
為奇惡不由道正面也而穴隙相窺則為旁面而  
奇且亦有翻面中之旁面如載質及弔翻面也而  
諸侯失國農夫之耕先已借客形主非翻面中之  
旁面乎此又奇中之奇者更如孟子為主周霄為  
賓却添出孔子公明儀及禮文非又賓中之賓乎  
由後觀之未說惡不由道先說鑽窺之事未說鑽  
窺先說君子難仕未說難仕先說急仕而急仕更  
從諸侯農夫兩路襯來却先從孔子公明儀口中  
提出出疆載質無君則弔預伏於前而開端則以  
古君子之仕引起處處點逗絕不說明下陡然閃  
入賓路去到後合來點醒其意而文已住通章看  
來有多少排場次第奇峰怪嶺觀覽不盡到正面  
却寥寥無幾而已十分透露此用奇之妙為文家  
三昧也

傳曰至則弔三十一字皆周霄語也周霄問古之  
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一言足矣無事繫稱博引也  
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為發問之地蓋周  
霄意中有此兩說故並引之而先以三月無君則

弔為問，又以出疆必載質為問也。自來以此數言為孟子所稱引，失之矣。○弔只是他人弔問，或釋為心中憂恤，非也。○急字是弔者急，下文急字是仕者急，霄意無君，僅三月，輒弔，似為太急，蓋此一問，暗含古人急仕之意，急字前後不混，然亦針線相貫，舊解以此急字為仕急，不是。○諸侯耕助四句，祭統云：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禮曰：以下乃引祭義之文，兼周禮甸師穀梁傳以備其說。孟子所引則唯祭統四語最合。○粢說文作齋，云稷也。又云齋或從次，作粢字，凡經典言粢盛，皆粢盛之誤。齋齋，三字古通用，為祭祀之黍稷。粢，二字同用，為周禮之粉。○惟士無田，惟字作雖字看。○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又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牲殺器血，血所以盛物，蓋盛器之總名也。盛，盛等字從皿，可以見焉。器字則所包又廣，但簠簋俎豆等並屬皿，而鼎俎諸物並屬器也。○亦不足弔乎，不祭不宴，一與居喪相似，故亦弔之。○君子之難仕，難乃且反，憚也，阻也。○與鑽穴隙之類也，猶曰與鑽穴隙者同類，或曰與字為平。

聲讀屬上句，與下章子欲子之王之善與之與同。左國固多此例，在孟子則不必然。○自世皆趨榮，慕利而適，跡丘園者，遂高不可攀，乃孔子則曰：不仕無義。又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孟子則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不敢以宴，似必仕而後大倫正，大義全，祖宗之烝嘗可永引，勿替，然則不獨為吾君吾民計也，迨至求之而不能，不得已而僅出於隱，而其實非隱也，不可仕耳，非真不仕也，而乃曰：高乎，蓋自三代以後，沮溺丈人，遂為千百年来，神聖之絕詣，而孔孟之道，亦久矣，不傳於世也夫。

彭更章 交互問答法

先寫出一個泰得模樣來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

道與非道，一言可決，必從葦食天下極盡頭處說最為奇警，前人謂伊川先生講道理，非不切實，但少魚躍為飛之致，吾謂孟

子文更得龍跳虎卧之奇  
孟子每自高擡身分然道理自是如此

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此是何等功。應得食無疑矣。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窮而道也。如○此○即○足○

此篇有交互問答之妙。前半篇彭更問三段。孟子答三段。因第三段彭更以志求食問。故孟子以不必論志而論功答之。而又借勢以食志食功反問之。後半篇孟子問二段。彭更答二段。此是交互法。

彼既以志責士。不得不答。食志。彼前以功責士。則於無功而志在求食者。不得不答。曰。否。彭更前之問。與後之答。自相違悖。所謂理屈而詞窮也。未即以非食志。食功之說。正之。通篇五問五答。前後交互。而未復一斷。此另一格。○此難法也。凡論體有難議體。則無之。議體貴乎直陳。論體取其反覆。故難法於論體。最長也。○大旨只是有功當食。妙在千迴萬轉。○一簞食。小於傳食者也。受天下大於傳食者也。兩面夾出。皆深進一步。法。○非其道。如其道。分賓主。如其道下。却不就本意說。就堯舜說。又入賓位矣。○以一簞食。受天下。陪傳食。以農夫女子。梓匠輪輿。陪守先待後之人。皆賓主法。非其道。如其道。不通功。易事。子如通之。云云。皆反正。開合法。尤妙者。反處說。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正處不說。農無餘粟。女無餘布。却另說。梓匠輪輿。有參差變換之奇。○前曰。於此有人焉。後曰。有人於此。上下遙應。而句法變換。○輕為仁義。以上正意已完。下因其遁辭而折之。亦可以已矣。妙在食志食功。趕進一步。使他真沒的說。愈出愈奇。



百工皆以功程食，乃獨以梓匠輪輿言者，梓匠所以為室，人所庇以安也。輪輿所以為車，人所乘以濟也。觀於易剝卦之上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可見與仁之安宅義之正路，義固有相通者矣。○仁義即孝弟，即先王之道。孟子嘗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前段通功易事，設以彭更作執政任事之人而言，後段有功於子，偏以受役於其家而言。○毀瓦畫墁，對文成義，畫當讀為劃。說文刀部，錐刀曰劃，又曰：剗，劃傷也。又曰：務，剗也。劃也是劃與毀義相近。

宋小國也章

一頭一尾，中兩扇格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大有畏意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葛伯有是虐，此外無惡不極，可知天下到處匹夫匹婦皆受此等殘害，水深火烈，日不聊生，以成湯之仁，安得不征以救之，此復讎之舉所由來也。蓋既有天下字，則匹夫匹婦自不止一方矣。

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

反接正頓輕煞極疏  
宕又迅疾又爽妙

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  
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  
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  
楚雖大何畏焉

萬章之言是疑行王政有害故孟子辨之先引湯  
武兩證是文章大開局末用不行王政云爾一筆  
逆轉入宋是文字大轉局開處須斂其恣肆轉處  
須斂其靈快○開口一答儘可直入末節但因苟  
行王政而四海之內皆望之欲以為君數語無根  
故中間引証湯武先將現成行王政之效歷歷說  
明則不行王政一語才折得倒○序湯兩引書俱  
作結詞序武兩引書却一為君子小人之迎緣起  
一為取殘作証錯綜變化莫可端倪○止不行王  
政一句是正主面其餘皆反也皆實也○湯始

征至民大悅一段與其君子實元黃于匪二句對  
是言天下之民欲以湯武為君也為其殺是童子  
而征之四句與救民於水火之中二句對是言湯  
武能行王政也末句於湯有光由武王抱回成湯  
一筆束兩人更為神化之境

觀孟子與萬章問答意宋王偃初政尚有可觀者  
也注云宋王偃嘗滅滕伐薛云云是時薛為齊地  
伐薛即伐齊也至滅滕則無據矣春秋正義云滕  
三十一世為楚所滅杜氏釋例云春秋後六世而  
齊滅之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為  
秦所滅互異竹書紀年又云於越滅滕惟國策作  
宋滅而通鑑繫之赧王二十九年乙亥按宋世家  
載王偃東伐齊取五城敗楚取地三百里禹取魏  
軍而不及滅滕事且據史記年表偃立四十二年  
齊滅宋實周赧王之二十九年也世家謂齊湣王  
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則乙亥  
三國滅宋豈宋滅滕乎○孟子之所謂湯居亳與  
葛為隣又謂湯以七十里者指商邱舊國而言也  
商邱者堯時閔伯嘗居之後以封契而相土因之

者也其後遷焉湯先世又在商邱也後世稱之曰  
 蒙亳是也史記之所謂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者指  
 偃師而言後世稱之曰亳殷曰西亳孟子之所謂  
 復歸於亳者也商自代夏有天下之後自商邱蒙  
 亳西遷於偃師亳殷也即伊尹歸亦當在征葛伯  
 之前也若謂湯為諸侯之日已遷偃師則與孟子  
 耕葛之說不合即謂遷穀熟已不合耕葛況偃師  
 耶且夏桀在上湯何敢遷國於四百里之外況八  
 百里之外耶所謂從先王居者括地志謂本帝嚳  
 之墟是也孟子謂湯一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  
 於天下書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由是言  
 之湯自征葛以至伐桀蓋有勢如破竹一舉而成  
 情不可卻卻迎刃而解者也然而初非斬木為兵揭  
 竿為旗也兵甲車馬之備久矣則湯為諸侯之日  
 其勢安得遷都即其情亦何暇為遷國之事也皇  
 甫謚云湯都在穀熟果然其在征葛以前乎抑伐  
 葛以後乎伐夏以後建都於偃師豈穀熟耶若征  
 及蒙地矣安得又兼穀熟耶孟子曰與葛為鄰葛  
 在寧陵縣元和志曰宋州閔伯商邱今州理也州

境東西三百五十九里南北二百一十八里寧陵  
 縣東至州五十九里故葛城在縣北十五里穀熟  
 縣西北至州五十七里然則以州城之民而往耕  
 寧陵之田且已數十里矣若以穀熟之民而往耕  
 寧陵之田將遠越三百里也而有是理耶故謂湯未  
 有天下居國蒙亳可知也而皇甫氏謂穀熟皇甫  
 氏嘗謂偃師至葛八百里豈能使民往為之耕然  
 則三百里便可往耕耶何其知偃師至葛八百里  
 而不知穀熟至葛其間隔一拓縣實有三百里之  
 遠耶至於湯之鄰葛則又見於交鄰國章葛之為  
 湯鄰無可疑也葛既實為湯鄰則湯居蒙薄商丘  
 之地可知矣皇甫氏之失在於舍近葛之蒙亳而  
 遠尋穀熟也猶未嘗并蒙亳入於穀熟也乃後世  
 則因而并入湯都南亳之說之謬殆不可解矣○  
 葛伯不祀祀者國之大典外神亦具不特先祖○  
 為匹夫匹婦復讎蓋汎言為無辜被戮者復讎也  
 不獨為是童子而童子則虐之尤甚者故遂征之  
 或謂匹夫匹婦指童子父母或謂直指童子俱未  
 允○匹之為單猶亂之為洽結之為解管子曰匹  
 夫為鰥匹婦為寡亦為單獨之義○有依不為臣

以下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尚書或係孟子親見之書文其上無書曰字者蓋蒙上文言也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尚書文○有彼不為臣注疏本不為作不惟趙注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知趙本亦作惟玉篇心部曰惟為也是惟可訓為有彼不惟臣者彼語詞言有不為臣也有不為臣故武王東征也集注本竟作不為臣與古本不合然其義是也義從今作為字從古作惟斯兩得矣○紹我周王見休紹踵周王之後以觀德之美也注以天休命說休字非矣又云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亦誤此周人之辭非商人之言也○侵于之疆之與其同侵于之疆者侵于其疆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或曰後來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高誘訓之為其是其證○于湯有光蔡氏書傳云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此朱注為優

謂戴不勝章 上喻下正格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居州一段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正意是欲戴不勝多舉賢妙在首節先用喻發揮到次節正意只須一點便透○開首正提一句隨

說傳語則由少以至多其勢順行論善王則先多而後少其勢逆勒又可見變化之巧撻字甚言取新醒之致

末二句煞得奇陡古峭有斷岸千尺臨崖勒馬之勢

即歇住斷字法也。不接正意而入喻離字法也。子謂薛居州遙接首句續字法也。對照喻言疏發正意合字法也。離合斷續古文之法備矣。○前後二段分賓主每節中又自分賓主。傅是師傅之傳與薛居州緊應不必訓為教。○莊岳注齊街里名謂莊與岳並為街里名也。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皆此莊也。襄二十八年齊亂伐內宮弗克又陳于嶽即此嶽也。皆齊城內街里之名。○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去齊時年六十一歲。已知道之不行也。聞宋王偃將行仁政遂復之宋之宋亦之滕之心耳。孟子自宋適滕是前去齊後事至是復自齊之宋也。前至宋當君偃五六年間及十一年偃自立為王蓋稱王者又八年于茲矣。故孟子與戴不勝語稱宋王不勝即曾所與語之盈之也以什一去關市之征章想偃或有志于此雖圖之不成必不如國策所云射天笞地世家所書滹於酒婦人而為桀宋之甚如果為桀所為孟子豈復至其國哉。又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宋滅于周赧王二十三年在孟子卒後三年。

故康王之謚不見乎七篇也

不見諸侯章 反說見正意格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

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

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

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偏用反筆然向見字去矯異不羣

此又從見勸出不見來奇矯

二子不見未有實跡祇從所言想像而得更蘊藉有深味

不為臣不見是總綱下三段皆說不見之義引古  
三平說有以孔子為主者非也○三節俱是說不  
見而用筆極其變化段干木節反責不見的不是  
而不見之旨躍然陽貨節說見而不見之旨躍然  
曾子節並不說見不見只贊二子之醜附勢者而  
不見之旨躍然○大夫三句忽用注解陽貨闕亡  
饋豚之故孔子闕亡往拜之故兩面俱見○君子  
之所養句結上二子而今之君子之不可枉見意  
已在言外歐陽公朋黨論起用自古有之句中間  
援引歷朝而未後然出規諷當時意其格局從此  
出脫

段干是複姓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迫斯  
可以見矣迫謂國君在門難於辭避迫字屬我○  
欲見孔子是欲召而見之也見字如字論語集注  
無音得之○陽貨乃季氏家臣何以稱大夫季氏  
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  
陽貨之所以稱大夫也襄九年左傳曰鄭六卿公  
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  
門子皆從鄭伯夫不直曰大夫而曰其大夫則知

所謂大夫者乃六卿之私屬故與門子並言門子  
者其適子大夫者其屬大夫也此卿之私屬得有  
大夫見於左傳之明證又文十二年傳趙氏新出  
其屬曰史駢杜注曰史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  
軍陽貨在魯亦其比矣孔子是時殆猶為委吏乘  
田乎考之周官地官有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  
即趙注所謂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也又有圉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即趙注所謂乘田圉圉之吏  
也魯季氏為司徒委人圉人正其所屬是孔子為  
季氏所屬之士而陽貨乃季氏所屬之大夫故陽  
貨得以大夫之禮自居而孔子亦以大夫之禮事  
之也○脅肩班史吳王濞傳脅肩累足師古曰脅  
翕也蓋脅肩者故為竦敬之狀也諛笑者強為媚  
悅之顏也○未同志未合也○君子之所養可知  
雖因二子之言知之而君子句  
稍說開蓋孟子隱以自寓焉

戴盈之章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厚斂橫征義同攘竊

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上○喻○類○取○諸○此○則○正○論○直○截○明○快  
設喻奇幻有鋒銳。○詳于用喻而畧于正言。以正意即在喻言內已盡悉也。

正義云。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市廛而不征。屬商關譏而不征。屬旅。則此關市亦當分貼商旅。注謂商賈之稅似麤。○今茲未能。趙注。茲字即年字。杜氏左傳注。以茲作歲解。呂覽有今茲美禾來。茲美麥。皆作歲解可驗。

公都子章 一頭一尾中分四段末作一束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

此一亂是氣化上事。然亦見當年人事尚未盡詳。得禹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一治。

此以人事之衰拖累氣化。而天下大亂。

周公以人事之盛扶天運之隆。而挽其衰敗。此又一治也。

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為巢。上者為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

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

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

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到此天時人事俱不可問亂將極矣孔子以筆削正人事之衰濟天運之窮又一治也

至此天運衰人事壞邪說起無君父而人盡禽獸彼此相殘千年之變於斯為甚是真一大亂也

拒邪衛正以空言而作補救真非三言兩語之所能盡者較前所處倍難而功尤烈

此又一治也

總收三聖人之事即可以直接我亦欲正句矣却又引詩將楊墨之無父無君鄭重言之看得極有關係然後頓落下去邪說緊指楊墨設淫並及揚墨餘波

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

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

歸揚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揚墨之道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

以佑啓而咸正者皆在周公相業中

又一亂

兩懼字相照為不得已之眼且又一治

漸

亂之終

亂至此極矣

切指其害

更極其害

此又一治

總收

距揚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上半部結處叙此章下半部結處叙由堯舜章與兩論叙堯曰章結中一篇同一意以文法論之由堯舜章截然四段無起無收此篇則有頭有尾有腹有總收局法之整齊而嚴密者無踰於此○當堯之時至不易吾言矣分作四大段看四段中皆先叙亂後叙治而四段叙法又有從淺入深



之妙。叙世道之亂，一代甚一代，叙聖人之救亂，一代難一代。洪水之亂，在氣化，至暴君作而亂在人。事矣。然猶上虐下也，至弑君父則下逆上矣。然猶止亂臣賊子也，至揚墨則昏天下而無父無君矣。此亂之一代甚于一代也。禹之治水，猶行所無事。周公相武，猶有權焉。若孔子則惟以空言救世矣。然猶有筆削可假，至孟子則徒以口舌挽回矣。此治之一代難于一代也。文家層次淺深之法，於此可悟。○余豈好辯哉？二句提通章，將已好辯之心，思開口一聲，深情如揭，天下之生久矣，二句提下四段，明已好辯緣故，只是欲撥亂而反治。禹、周、孔子三段是實，聖王不作一段是主，皆承明一治一亂也。昔者禹抑洪水節，又將三聖人撥亂反正之功，作一頓挫，以引起自己好辯之不得已。局勢至此，如百川之匯大海，茫無津涯，予不得已也。二句與章首相應，已結住矣。然竟促然而止，便文無去路。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二句文字之去路也。大家為文，無不如是者。其法蓋實祖於此。○泮水注：天下大悅，下又引書是隨叙隨贊。春秋天子之

事三句及作於其心六句，是隨叙隨議論，必如此文字方有情致，不平鋪直叙。○周公節引書不顯六句，只是證明上文天下大悅耳。講家強欲添出制禮作樂一層，亦太不解語氣。不見後文驅猛獸句乎？何嘗有制禮作樂之意。○書言文武並重，引來却重武王口中，是說文武意中專重周公。引書之後，當補天下之悅，武王如此，周公輔相之功，何其大哉。句看則脈絡清楚矣。○楊氏為我一段，亦是隨叙隨議論，中引公明儀語更有波瀾。○此篇逐段序事，長短錯落，無一句相同。左史不是過也。一治一亂，以天而言謂之氣化，以人事而言謂之人事，竟不可分別。孰有氣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者？孰有人事之得失，而不關氣化者？此意須善會。○看來極衰之世，天必生聖賢聖賢之生，蓋亦有數存焉。凡有世道之責者，烏可以諉哉？孟子一大感慨處，蓋在於此。○上者為營窟，營窟二字連讀，說文營，市居也。凡市闔軍壘，周市相連，曰營。此則周匝其所居之域，居之故曰營窟。○泮水警我，是堯之語，不當據禹謨作舜之語。○泮澤，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劉熙孟子

注云沛水草相半風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  
 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僖公四年公羊傳云陷於  
 沛澤之中注云草棘曰沛漸知曰澤蓋分言之則  
 沛以草蔽蒂名澤以水潤澤名通言之則沛之草  
 即生於水故劉熙注孟子以水草相半為沛也○  
 三年誅其君按大雅大明篇曰肆伐大商會朝清  
 明豈黜殷如此之易而伐奄則至於三年之久乎  
 武王伐紂歸告成功於宗廟矣若又伐奄三年討  
 其君則又為一事非細矣何以今文尚書無誓誥  
 大雅大明等篇無一語為武王叙及之樂記安得  
 云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  
 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鉞而藏之府庫而弗復  
 用乎武王必無三年伐奄之事也蓋竹簡亦有蠹  
 斷之時此節必有錯文當是本作周公相武王三  
 年誅紂伐奄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錯二  
 字也蓋誅紂伐奄在武王諒陰三年之外起事在  
 三年冬四年春之間而虎賁革車非數月可備伐  
 紂之大議三年內已定非議起於三年之後也然  
 而諒陰之中雖知其事而詳問所不及故將言武  
 王伐紂必先言周公相武王三年也周公亦有三

年喪而攝行相事者周公不為文王後故也武王  
 則居喪之義重於救民周公則君臣之義重於父  
 子故不同也斷簡零落而傳寫者因成王時有滅  
 奄事故以三年字誤屬於伐奄之下豈知孟子之  
 文義粹而辭醇安有此贅牙者乎據尚書所言伐  
 奄在成王之時然多方文明言至於再至於三先  
 儒亦明注再叛三叛是奄蓋三叛而周公三伐之  
 也其一是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即孟子所云誅紂伐奄  
 討其君者是也一是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三  
 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多士  
 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也一是成  
 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多方曰王  
 來自奄至于宗周是也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  
 北觀其屢與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叛則正是一  
 類又即孟子所謂周公兼夷狄者是也○驅飛廉  
 于海隅經傳無微秦本紀謂蜚廉善走以材力事  
 紂武王伐紂時蜚廉為紂石北方帝王世紀曰使  
 作石郭于北方也石棺之銘乃秦人偽撰以諱其  
 祖惡者孟子既云驅而戮之安得云不與王討但  
 戮字有二義爾雅釋詁云戮病也此戮辱之義即

左傳所謂賈季戮史駢是也說文云戮殺也此刑戮之義即書之戮于社月令之戮禽是也史記謂蜚廉不與殷亂豈武王克殷時廉果奉使北方不在國內王既殺其子惡來乃宥其一死但驅之海濱終身不赦比于古之四凶以僇辱之歟○咸以正無缺無缺是圓滿之意○春秋正名分之書也罪我皆以明賞罰亂賊無所容身故懼所謂知我孔子無其位而托南面之權黜陟諸侯誅責亂賊是孔子有罪矣乃孔子之意固甚望後世有知我者亦未始不望後世有罪我者何也孟子之論伊尹也有其志則可無其志則篡古聖人之事若湯武之放伐周公之居攝孔子之作春秋皆當以是觀之是故知我罪我聽之後人孔子之意微矣○孔子作春秋懲亂賊蓋原為一時而作而功自及萬世未初為萬世而作也方孔子時王道既衰名分錯亂亂賊得因以肆姦邪孔子懼筆削魯史公然示諸世而後舉世始知名分所在亂賊以懼則其功蓋在一時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同一揆凡聖賢出世必有一時之功如此故孟子亦欲以

其拒楊墨者追並之若如先儒所說志在萬世則孟子距孔子未久而揚墨復作其為亂賊也大矣烏在其懲後世而又必待孟子闢之哉此則不可通者矣○處士橫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戰國時古之聖神賢智未有不遭其誣詆者故是非倒置荀卿與孟子並稱且有非十二子之說况其下者何可勝數○率獸食人當時諸侯虐政如此人將相食則人皆禽獸矣揚墨之害甚於虐政○公孫丑上篇云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云作於其事害其政彼先言政後言事此先言事後言政彼此不同互相發明非偶然也○禹抑洪水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抑下連稱是抑即下說文手部云抑按也按之亦下之也洪水高溢地上道之使歸地中是為下鴻○荆舒是懲謂周公伐楚滅之以熊繹嗣封之事也蓋自季連封楚傳于夏商二代為楚君者皆連之子孫熊繹者其支庶耳楚世家曰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有鬻熊子所謂在蠻夷者即指荆伯在中國者若鬻熊是已知熊繹是支庶者武王之時荆楚未嘗失國故

鬻熊雖沒其子孫熊麗熊狂未之啓封至成王之  
 初楚與淮夷助武庚叛周周公討而平之然後封  
 熊繹于荊山俾奉祝融之祀周書作頌曰周公立  
 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羸以略熊者楚人  
 之氏此即楚人叛周之說也又曰凡所征熊羸族  
 十有七國俘維九邑此即周公討楚亂遷其國祚  
 之說也孟子荆舒是懲亦謂此已或疑周公至楚  
 別無可證是不然昭公七年左傳曰襄公之適楚  
 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其不行子服惠伯  
 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  
 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據此是周公嘗至楚可  
 知呂覽謂周公踐商至于江南荀子曰周公南征  
 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亦足以證周公之至楚  
 也舒即群舒淮夷之屬國亦與楚接壤故成王時  
 附于熊盈之族○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皆所以  
 正人心也而息距放三句又以息邪說為主蓋詖  
 行者即前節所謂害事害政者也淫辭者邪說之  
 泛濫者也從前節邪說者不得作看來當是如此  
 ○能言距楊墨者二句是明拒異端之不愆乎聖  
 人之意且自托於聖徒也非勸人使拒注雖未必

知道句抑揚太過夫能言拒楊墨者豈不知道而  
 能之哉未知道而遽拒楊墨將何所歸着亦安能  
 服彼之心抑亦何以拒之耶○楊朱書唯見於列  
 子墨子七十一篇今闕其八其言大抵起于衰周  
 之世至戰國而甚焉者也○呂氏謂孔子貴仁墨  
 翟貴廉楊朱貴己當時已成鼎立之勢孟子所為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也抑七篇中與  
 楊墨辨者無幾而孟子自謂距楊墨者何攻不仁  
 不義之流而指其害仁害義之端也二子未嘗不  
 言仁義而天下之不仁不義必歸焉淳于髡非楊  
 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實者為人此即墨之言也後  
 名實者自為此即揚之言也凡富貴利達之謀縱  
 橫強戰之事以至弑父弑君莫不生于有所為故  
 夫楊墨之害道必非二人害之而歸者共害之亦  
 非必以其道歸之而各以其邪說詖行歸之也如  
 髡衍之誕謾蘇張之險譎孫吳之戰陳莊惠之悠  
 謬申韓之慘刻究其端皆起于為我為人極其禍  
 總抵于無君無父則同謂之歸楊墨而已矣七篇  
 中性善堯舜之旨入孝出弟之實安居廣居之喻  
 惻隱羞惡之端知言養氣之學發政施仁之畧孰

非與揚墨辨者何但與夷之言厚葬與子莫言執中而後謂距揚墨哉蓋仁義之說伸則孝弟之行立天下曉然知不學不慮之良立愛立敬之本雖有邪說暴行又安所施孟子所謂經正民興斯無邪慝者意蓋如此

匡章章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高樓一句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

故作深丈幾彈矯情

打轉惡能廉句無意中又能生下妙法無邊

此一大段只是言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弗居耳

神龍掉尾變滅飛空而惡能廉意不繳自到是為化境

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意○實○暗○繳○惡○能○句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醜醜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即○以○應○作○收

仲子惡能廉一句斷倒以下廉字正意未明說一句但辨仲子之不得為廉亦不實指其避兄離母之不可為廉而但就其不居不食與所居所食者辨不能充其操即以子牙刺子之盾見仲子之行事即仲子亦有所窮使仲子更無可躲閃處用意甚犀利○前後起結皆以蚓况仲子乃疏蚓處止二語蓋言蚓之無所求於人世也此下即應言仲子所居有室不能不待於人之築所食有粟不能不待於人之種以與蚓相照矣乃更及於所築所樹之為伯夷盜跖一筆寫出兩層意且以未可知放空參死句為活句靈通矯變莫過於此○是未可知愈鬆愈妙兄未必跖而仲視之如跖則非伯夷所築所樹安知不就是跖乎○此篇行議論於法度之中寄聲色於言詞之表瑣而不纖宏而不肆左國有其姿態而無其格韓蘇有其波度而無其韻誠千古之絕調也○首段言其居言其食不食言其耳目聞見更言及井及李及蠶及咽蓋已瑣屑極矣乃後文之言巨擘即從耳目生出言即從蠶生出前後相映俱成妙趣○凡文字瑣細則

傷氣而此則正以氣運之文字豪宕多逾格而此則一以法行之上下呼應擒縱自如按之絲絲無不入扣○好辯章後何以復着此章作結其脈實從上章無父無君來孟子時異端蜂起如許行之無君墨子之無父固已仁義充塞舉凡忠孝廉節之事皆托為詭異以博名高如子奮子之之禪國仲子之矯廉其所害于世道人心者不小故孟子闢之闢矯廉即拒揚墨之意即不得已而辯之之意匡章為人以通國稱不孝觀之蓋拘守小節者故於仲子有取耳○將食之將取也書微子曰將食無災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作將而食之語意可見仲子飢已不能步况能攀樹乎故匍匐往拾蟲傷實墜在樹下者食之耳○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巨指即儀禮大射儀所謂右巨指鉤弦是也孟子稱巨擘亦稱大擘鄭注右巨指右手大擘是也亦稱擘指鄉射禮賈疏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是也食指將指俱見左傳鄉射禮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鄭注二指謂左右之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賈

疏以左傳子公之食指動釋第二指是也而以左傳闔閭傷於將指者釋第三指則不然第三指既夕禮亦名中指蓋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說文拇將指也易咸其拇疏拇是足大指闔閭所傷是足故下曰取其履而賈誤以解手之中指非也無名指僅一見于孟子趙岐注小指又作季指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挂于季指注季猶小也孟子之意蓋謂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指中大者耳非以為大器也○惡能廉義之有分辨處即廉也仲子錯認廉以一概不取為操則全無義斯無廉故蚓而已耳上食下飲上下猶言俯仰黃泉地中之水也以黃為地色故曰黃泉非濁水之謂○仲子似廉而非廉如其所操則非蚓不能充是豈廉之謂也哉孟子之意未嘗以蚓為廉也注唯蚯蚓之無求可以為廉恐失竅下注未能如蚓之廉亦然○築樹二字重稍在盜跖一偏○辟纊者先以爪剖而分則辟也續其短者而連之使長則績也其績處以兩手摩娑之使不散則緝也說文纊布縷也蓋為布之縷也貨殖傳曰山而饒材竹穀纊徐廣曰纊紵屬可以為布○齊之

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世卿食貨志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是也○蓋為王驩邑又為仲子兄邑一邑分領皆以為封號漢時猶然○以妻則食之中饋婦人之職故食舉母與妻耳若論所以易粟則仲子屨亦是不特妻之辟纊

孟子論文卷之三終



